

人民藝術叢刊

6

報告文學

劉白羽 著

歷史的暴風雨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1949

36
人民藝術叢刊

1946——1949

歷史的暴風雨

劉仁羽 著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

ABY/57/08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版

歷史的暴風雨

人民藝術叢刊

著者 劉 白 羽

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

發行者 張 鴻 志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甯波路六五五號
漢口 史 通 路
長沙 府 正 街
昆明 武 成 路



編號.435 版稅.94 — 15%

滙.0001—3000
3001—6000

前 記

這是我從一九四六——一九四九，三年解放戰爭中的通訊選集。

這本書的名字也可以叫做「從艱難到勝利」，是專門獻給長江以南廣大讀者的。因為他們殷切盼望勝利日子的到來，已經三年；而這三年，在解放區，是以戰爭繼續着戰爭，終於把瘋狂敵人打倒在地下。歷史的新時代已經破曉。黑暗東方反動統治的幕已被打開，讓我們在黎明光輝中擁抱吧！

最後勝利的路已經不遠。

努力吧！——從戰爭中過來的人，是深刻懂得「前進」的快樂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漢口。

「……三年來，在爬冰臥雪，冒死忘生的時候，我們所
想望，所爭取的這樣一天，終於實現了。……」

目次

前記

第一章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1
(一) 公主嶺的黎明	1
(二) 激戰	2
(三) 無窮力量的來源	4
(四) 俘虜說：「我們過來了」	6
(五) 訪問林彪總司令	7
第二章 西行記	12
(一) 人民與戰爭	12
(二) 蔣佔區的苦難	14
第三章 戰壕裏的生活	19
第四章 戰鬥的旗幟	38
第五章 新社會的光芒	50
(一) 漂河口雜記	50
(二) 新社會的光芒	54
第六章 錦州之戰一角	61
(一) 第一名旗手	61
(二) 獨胆作戰的英雄	63
第七章 光明照耀着瀋陽	66
(一) 歷史的暴風雨	66

(二) 混亂的崩潰與清醒的勝利·····	67
(三) 光明日月永屬人民·····	69
第八章 決定的年代·····	72
(一) 決定的年代·····	72
(二) 戰犯臉譜·····	76
第九章 北平——人民歷史新的一幕·····	85
(一) 解放軍來了·····	85
(二) 沸騰了的北平城·····	86
(三) 第一次的會合·····	89
A. 勝利的歡呼·····	89
B. 向着新時代前進·····	93
(四) 新時代的新婦女·····	97
A. 一個女工程師·····	97
B. 兩個火線上的女英雄·····	101
(五) 偉大人民力量的檢閱·····	105

第一章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 一九四六年四月

一 公主嶺的黎明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到了吉林，在夜光之下，看了一眼白色的松花江。我和民主聯軍司令部經過電話聯繫後，得到允許，我就又搭車急轉長春——，於是在民主聯軍解放長春的一週後，我也進入長春。次日落了一天雨，因為四平激戰，我即刻到前方去。車在深夜開出，最前一站是公主嶺，到時還未黎明。日本軍用皮大衣能够保持身上溫暖，但是臉上很冷，一陣陣潮濕的風把我軍帽的帽簷打在額頭上。雨已停，從車站望出去，一條瀝青馬路，濕得映出兩串整齊的路燈之光。我帶着困倦走進站台一間調車室的小房子。

小房裏燈光很亮，火爐甚暖，幾個工人坐在長凳上工作。我把靠背椅拉近火爐，想休息一下。

無意中從桌上，看到一冊斯諾的「西行漫記」，我抓過來翻了翻。這時我感到舒適，溫暖，——只有旅人才感覺得到的一瞬之間的舒適，溫暖。突然間，我雖未抬頭，却覺得有一個人匆匆走入，與站上工作人員交談車皮事情。可是他一下抓着我的肩膀。我斗然立起原來是一個東北大漢，他的手巨大而有力，原來是蔣澤民，蔣為我在重慶的朋友，那時知他是抗日聯軍老戰士，常督促他為「新華副刊」寫稿，誰也沒想到會在這公主嶺站台這間小屋裏相遇。談起來，不禁使我肅然起敬，原來這次他不但隨周保中將軍進入長春，而且長春中心廣場最後解決戰鬥。他竟是這樣一個英雄，——一個出色的坦克車手。他現在是周保中將軍的戰車隊隊長，這次到公主嶺來是搜集坦克零件，因為在公主嶺曾經有一處修理戰車的工廠。

這時外面一片雨後黎明，空中泛着淡青的透明顏色。

回想自「八一五」以來，此九個月時間，東北人民爲了解放、民主之鬥爭，誠爲一極巨大而艱難之工程。時間如流水，一切在作着重大的歷史考驗，——但其中最大悲劇，是瀋陽、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各被國民黨政府「接收」城市，又一度遭受「鐵石部隊」之兇殘的遭擾。姜逆鵬飛的「鐵石部隊」原是日人從偽滿各部隊中選拔精銳而成的，在「滿洲國」時，他們以殘忍屠殺被日人贊賞，可是東北人民提起他們沒一個不咬牙痛恨；誰想得到現在他們竟又因屠殺人民，而得到中國法西斯的獎勵了，站在這公主嶺黎明中，——前面一百餘華里就是火線，縱觀今日東北局勢：——民主聯軍從農村進入城市，從長春開始，繼之以哈爾濱，齊齊哈爾，都從黑暗轉入光明，這是人民的大勝利，大發展，——表示了人民的意志，也表示了人民的力量。不過從反動者眼中看來，是一種大失敗，而且那些好戰的「英雄」們會覺得這太「丟面子」，因此可以預料，爲了完成他們在東北樹立獨裁統治，必將從軍事上有新的佈置，打內戰，打東北人民，而愈是如此，他們將愈失盡東北人心。

公主嶺目前是前綫供應站。

在那間日本式樓房上，電話鈴總是不斷的響。遇前綫下來的幹部二人，據說前方情況很好。敵方最懼怕者爲民主聯軍之勇敢與機動的突然襲擊。——我略略巡視了一下這擁有六萬人口的城市，下午一點鐘，就坐在一輛美國十輪卡車司機坐位上，據司機告我：這一輛車得自秀水河子戰役中，玻璃窗上有一處彈痕，震得玻璃上遍布細碎冰紋。前進了，四輛同樣的車進入科爾沁旗平原上的春風中。

二 激 戰

記者整日穿行大平原，到達前方，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十五天了。

半年以來，在中國展開了光明與黑暗，摧殘人民與人民的自衛的

鬥爭，在這驚天動地的十五日保衛四平街之戰裏。寫下了人民最英雄的一頁。十五天以來，這一塊土地，無時不在鐵與血的爆炸之中，那些帶着逼人的兇焰而來的美械裝備之新一軍，曾經以兩小時三千五百發砲彈（每分鐘廿五發）的火力猛攻，但他們被阻止在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線頑強不屈，絲毫未動，它如同一塊石碣上寫「停住！」

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叉的一個十字口上，是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公允的說，這裏不是什麼希奇、險要的地方。附近只有一二處二〇米高的高地，沒有樹林，面前有一條小小的河流，反動派的軍隊從南面，西面，西北面的一部分，同時向這個城攻擊。

砲聲，從三十里外就聽到了。戰士們佝僂在他們低矮的地堡裏頭，震聾耳朵，執行任務。

當他們第一次走下這些地堡，十連的連長，政治指導員和一排排長向大家宣誓：

「我誓死堅守，死了也要把屍體擋着敵人。」

最嚴重、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突然，——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擴大到一個團，這話成為大家的話。他們在熾烈的砲火之下，慎密的把它記錄下來，寫成信寄給他們敬愛而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那裏去。在春風和春雨的變幻之中，四平火線，日以繼夜是響成一片的砲火。戰士們白天從地堡裏射擊，夜晚偶一間斷的時候，就修築起堡壘來。有一處防線上，有一個地堡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在工事裏面的右壁上寫着「射手正確瞄準」，左壁上寫着，「不怕犧牲流血」。裏面的編有號碼鋪設草袋的彈藥手和射手的位置。我可以這樣相信，我們的戰士對於他的地堡，有着很深的情感。在一次激戰當中，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兩個人，——班長范金合和戰士王景春，他倆下了最大決心，班長說：「咱們倆在，就不能叫陣地丟了，手榴彈準備好，上來就打他！」果然，反動派一個連，在這陣地前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堅持了一日一夜，天明以後，新的部隊來換他們下去休息，他們對他們親愛的陣地是那樣戀戀不捨了。

我想了解，我想找到一個答案，這英雄的來源在那裏？

前兩天，一個乾燥發熱的黃昏，我在滿載塵土的街路上，遇到一羣從四平來的担架隊，我跟其中一個姓張的，住四平三馬路作皮匠的年青人談起來，他熱誠的告訴我：

「同志——國民黨進不來了，開頭說三天，不進來就不吃飯，可是後來又說一個星期，現在又聽說大概一個月了。同志！」他是一個十分幽默有趣的人，但他的樂觀來自這十五天的鐵與血的實際。我問他：「爲什麼？」他簡單的回答：「飛機大砲把四平炸平，人家不動，也沒用呀！」他的話打動我。我不禁說出我覺得他太辛苦了的意思，他却不以爲然的打斷我：「同志們爲了誰呢？」

三 無窮力量的來源

四平的羣衆，不是戰爭的愛好者，他們是和平的盼望者，這一點是鐵的事實。就在戰爭前夕，他們中間還有兩萬家長代表十萬市民要求和平，想送給瀋陽的執行小組，可是和平乞求無望了，他們聽說「胡子」又要來了（他們憎恨國民黨反動派部隊，是他們寫信把民主聯軍找來的），他們沉默而堅毅的走到民主聯軍戰士的身旁，掘起工事來了，這樣做的有七千人，但是他們心中懸慮着，這樣的兄弟，頂得住猴子隊（他們稱那些美軍服裝，戴毛帽子的新一軍叫猴子隊）嗎？——火光閃爍，一陣砲火排山倒海響來，我們區政府的幹部站在瞭望哨上，用鉛筆直劃着，記不下那緊密的砲聲，大家就心着第一線，眼看着兩個通訊員往前跑，跑不過去，伏倒地下了。半小時後，一個電話從第一線打來，連長的口音：

「陣地很好，只傷一人，人在堡在，請首長放心！」

這時，老百姓笑得裂開了嘴。現在每天他們聽到砲聲，很高興，他們對部隊同志說：

「我們聽着高興，你們打得好。」

一天夕陽西沉的時候，敵人大力沉寂了，忽然鐵路東三個區的老

百姓擁擠擠的跑到區政府來，跟區長說：「前方同志爲我們百姓流血犧牲，我們準備些餅乾雞蛋，去慰問同志們。」區長說目標太大，怕受損失，可是誰也不肯，後來想個辦法，就是選舉代表，他們走到火線上，戰士從工事裏伸出頭說：「爲了東北的和平、民主，這算不了什麼！」

在艱難的日子裏。由於血流在一齊，部隊和人民，在四平造成鋼一樣的結合。

現在，白天，家家戶戶都在家裏，他們在院裏掘了地窰，晚間在窗上遮了黑布，不讓電燈光露出一絲。四平到今天爲止，電燈、自來水，沒有一刻鐘的間斷，電線天天給砲火炸斷，市政府領導着一部份工人，每天把它修好，日夜有汽車在街上巡邏，大街上到處是沙袋堆的工事。

十五日以來，每天有個時間，反動派把砲口從火線轉向市民。這下面是一個統計：

第一區，死廿四人，傷五五人，毀房十五間。第二區，死八人，傷卅二人，毀房十四間。第三區，死四人，傷十七人，四十家房屋被毀平。第四區，死十二人，傷廿六人，毀房一百間。第五區死七人，傷十三人，毀房五十間。第六區，傷七人，毀房十四間。

這個犧牲損失的數字，引起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怒的火鍊。

一個老年人被彈片傷了膝蓋，打入骨中，送進醫院，馬上區長和共產黨區委書記來看他，還帶了雞蛋，告訴他，他分到了十畝敵偽土地，這老年人說：

「從沒見過，我們老百姓掛了彩，跟同志們一樣，這不說，區長還來看我，我五十八歲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我這一輩子總算看見好人了。」

市政府在戰爭中成爲人民的首腦和保姆。市民房屋炸毀者，政府立刻調劑公共建築給他們，負傷者，政府送進醫院，每天卅五元（四平物價高粱米二元餘一斤）藥金，家庭生活困難者發高粱，給砲火轟

死者，政府買棺木入殮，掩埋，還撫恤家庭一〇〇〇圓，一百斤高粱和一個長期撫恤證。現在爲了解決大家的菜，各區都組織了戰時合作社，用大豆生豆芽、製豆腐，區幹部調查全市各商店儲蓄之鹽、油，徵得商人同意，代爲賣給需要的人家，把賣得的錢再轉給商店。在這完全組織起來的戰爭的城裏，出版有兩種報紙，一種是給幹部看的油印報「戰鬥四平」、另一種是給老百姓看的鉛印報「新聞簡訊」，後一種報銷有三千份。這些報都是一個人編。報紙由於老百姓不便在炮火中外出。都是經過區幹部送到門縫裏面去，這些英勇的工作者，常常是幾夜不睡眠，他們興奮着，爲了一個總的任務，總的希望。——戰爭爲了人民，人民又爲了戰爭，血在一齊搏動着。四平的人說：

「打吧——讓他們看得見，進不來。」

四 俘虜說「我們過來了」

在我所訪問的俘虜當中，我發現他們喜歡：「從什麼時候我就過來了，」或者，「從什麼時候我放下了槍。」

一次，在野戰政治工作部門裏開了一個俘虜座談會，一個青年排長說：

「抗戰開始，我爲了挽救國家危亡，我家裏相當富裕，是父母讓我當兵的嗎？不是，是我自己一腔熱血。沒想到現在如此打內戰……」說着他哭了。這時一個營長叫郭朝升，河南清化縣人，得了瘧疾，突然帶了滿頭汗珠站立起來，大聲說：「報告主席——我今天如大夢初醒，知道過去作錯了，我知道內戰責任不在共產黨，是在那些反動派。」這時他興奮得汗珠淋漓滿臉，握拳高呼：「擁護解放東北有功的八路軍！」激動得全體紛紛降淚。他的病沒有好，他誠摯的說：「我知道我參加共產黨條件還不够，我願進一步了解，希望將來做一個共產黨員。」戰爭需要行動的工夫，送他到後方醫院休養，他不願意，他說：「死也要跟着走。」經過解釋，他哭了，含着淚走向後方醫院去休養了。

從黑暗到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動派甚過各種方法使他的士兵變得愚蠢。

新一軍是那樣自大、狂妄，搖搖擺擺到東北來。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是無法解決的，就是在戰爭一接觸之後，他們無法再保存他們的欺騙，士兵知道對方不是「土匪」——因為世界上沒任何地方有這樣「土匪」，他們不是反動派所宣傳的兇殘、狠惡，俘虜沒有遭到活埋或剝皮，而是溫暖。在四平街戰爭的十五天內，士兵的情緒在作顯著的變化：一方面是下降、動搖；一方面是上升、堅定。新一軍的士兵開始把民主聯軍的傳單秘密藏在貼身的口袋裏，開始在火綫上悄悄聽着出自對方地堡的讀報紙的聲音。

我到前方，就看到一輛大車送十幾個俘虜回去，他們無論官兵，每人得到香烟、路費。

不久以前，在金山堡，反動派遭受了打擊，他們把二百多傷兵丟在陣地上沒人管，他們只有在地上哀呼呻吟，後來，民主聯軍的同志們把他們用担架抬到鋪滿稻草的屋內，上藥、喂飯，兩天之後十幾輛大車把他們送了回去——。這使七十一軍的無數士兵明白了，一切的造謠與誣蔑在事實的真理面前，永遠只有一條路，就是毀滅、破產。

我四日乘火車回來，同車就有三個穿着灰色美軍服裝的砲手，他們告訴我：「我們不贊成打內戰。」這就是一切。

四平街，英雄的人們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面。——當我從車箱上望着兩邊無際的東北豐饒的原野的時候，我深深相信，四平街在為整個東北的和平民主而用胸膛抵住砲火與毒箭，四平街不是孤單的，全東北人民會把手伸向你。四平街不止為了東北，也為了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光明的前途，在這重要的時間內向前發展着。

五 訪問林彪總司令

砲火整夜震響着大地，四月三日，却有一個十分晴明的早晨，我在一處村莊的邊緣的庭院裏，找到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將軍的住處。

我進入土牆裏，一排玻璃窗的房屋，他正站在近門之處，等候會見我。林彪將軍是湖北人，四十歲，身材適中，穿着黃色普通軍服，粗布鞋子，軍帽戴得很端正，臉上的濃眉和眼光，給人以沉默，文靜的印象，但他是微笑着。

林彪將軍坐下去，吸着紙煙就說起來：

「反動派沒有放棄進攻的企圖，他們在這裏使用了他們最精銳的新一軍，可是他們在四平街以南，就開始受到消滅和挫折，這很出乎他們的意外，因為他們的估計是錯誤了，——他們認為我們是不能打防禦戰的，現在，在前綫彼此工事對峙，距離五〇米遠，講話都聽得見，我想他們還可能採取飛機、大砲、坦克集中發動新攻勢，不過我們守城部隊在十五天激戰中鍛鍊出來了，他們希望敵人進攻，覺得這樣可以殺傷他們，……」

事實是如此。那些為新一軍宣傳吹噓的人，現在應該開始感到恥辱了，當他們到東北來進行反民主、和平的內戰的時候，碰到了硬釘子，——他們曾經限令四月二日佔領四平街，計劃從昌圖到四平只需兩天急進，而在四月五日打到長春，實際這條從昌圖到四平街的一百廿里已經走了一個月了，還沒走完。現在四平是一個所有玻璃都震碎的城，在那裏密集的砲轟使人耳聾，北面一塊二十米高地的爭奪，屍體掩蓋了春草，十五日當中，他們進攻數十次，衝鋒一百次以上。但那裏的保衛者屹然不動，穩如泰山。這中間新一軍傷亡及被俘者三〇〇〇人，現在還是如四平街老百姓所說「看得見，進不來。」這話十分真實。無論在秀水河子、在大窪、在本溪，無數次優秀的殲滅戰，在軍事上講是十分成功的。我除了對於指揮者林彪將軍的信心之外，我還希望知道其他致勝的原因。

他說：「我們的士氣很高，攻擊精神很好，能够給反動派以殺傷，敵人的銳氣在疲憊中消耗了，他們懼怕我們的夜襲，拚刺刀和迂迴。」

總括說，我想是勇敢及突然出現，困擾了他們。

我到前綫來接觸了許多戰士、幹部和指揮官，我時刻意識到，我是在最光榮的部隊中間。就是這一刹那，我望着對面聲調平穩而剛果的將軍，我記起——在八年前民族危難的關頭上，是他指揮了威脅敵人的平型關大戰，現在，當中國民主與和平又遇到難關的時候，又是他立在問題的關鍵上；我愈往前綫走近，我愈了解一個真理，當有人來破壞民主與和平，人民用企求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必需是一種力量阻止這種破壞，打擊這種破壞，最後粉碎這種破壞。

在前方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王雲田是一個新戰士，這次保衛四平街戰鬥開始的時候，他在地堡中說：「我下了決心，死也要死在堡壘裏。」對方衝鋒來了，班長下令反衝鋒，他跳出地堡，當先衝到離對方五〇米處，在火力網下掛了重花，他對同志說：「我不能動了，趕快把我的槍拿去，給我留下一個手榴彈就行。」敵人上來，他寧死不屈，轟然一聲同歸於盡。這一個新兵，於是就成了一個英雄的號召，由一個人擴大到全體，成為反動派畏懼的力量。

林彪將軍歡喜到火綫上去，但是他知道一切戰爭決定於平常的準備，不在當時一時。他到火綫上去，是不大開口的，他也不願催促火綫上的指揮者，他多半是看着，常常從口袋裏掏出小本子記些什麼，每次戰鬥，他都去總結經驗，在不久以前，興隆嶺作戰，原在山崗上，部隊衝下去的時候，他也越過山坡上的死屍、傷兵，跟了下去。

在東北若干次戰爭中，由於他的總結經驗，他針對着敵方的一切優點與缺點的條件，他在戰術上有了新的發明，這就是一班分為三組的「三三制」戰術，和「一點兩面」戰術，只要你到部隊裏去，你會看到他們對這發明是多麼熱誠、信仰，他們在練習寫文章在油印報紙上討論，因為在實地作戰中，這迂迴的戰術，使他們減少了損失，同時抓住敵方最大弱點，勇猛的集中一點，再從後面迂迴，來完成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有力的殲滅戰；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革命軍事家，最好的領導與指揮。

當我在林彪將軍院裏兩小時之後，我發現這裏不是一個浩大，龐

雜，擁有無數呼喚，吆喝或森嚴的總司令部；這裏是一個簡樸，明確，但有最高實際效率的總司令部。

林彪將軍的特點之一，是掌握着中心，而後圍繞着它，去做極深刻細緻的思考，然後拿到實際中去。他是一個馬列主義書籍的熱狂的讀者，在他初入東北不久以後，在前綫上，他有幾天，把「整風文獻」拿出來讀，看，仔細鑽研，特別是毛主席的「農村調查」，而後他下決心，對東北農村作調查，就在秀水河子戰後，軍務十分繁忙，可是他把手邊唯一的祕書和三科科長，派到農村裏去做調查，他詳細告訴他們，要弄清解決什麼問題——土地問題、要組織農民，在他們鬥爭當中來搜集材料；了解東北的農民問題。他從錦州到法庫，都在研究東北農村關係，當部隊休息下來的時候，他發動大家去做羣衆工作，——聯結着羣衆，成爲他根深蒂固的習慣，他常常因爲別人給他找一個漂亮的司令部住而不高興，他這樣久以來在農村裏住着草房，他要求的條件：第一、有地方掛地圖，第二、有老百姓，第三、如果是冬天的話，他希望熱炕。在戰爭前綫上，他時常跟他的警衛員、祕書擠在一張炕上。他身體是不頂健康的，但到現在爲止，我知道他的營養品是當他休息的時候，他一顆顆吃着炒熟的黃豆而已。

在他屋中牆頭上，除了幾張像片，就是地圖。

就在這地圖上所繪下的東北廣大地區上，半年來人民的覺醒與反民主的陰謀，交織起兩條複雜而紛爭的鬥爭的局面，如果這支軍隊不是人民的不是親密的聯結着人民，而又爲了人民，一個穩定而有力的人民的東北，是經不住反動派的狂風暴雨的。半年以內，林彪將軍走過錦州、瀋陽、新民、彰武、法庫、撫順和四平街附近一帶的大平原，在軍事上可以大致劃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時期，那時反動派帶着狂妄的銳氣而來，人民剛從十四年長期壓迫下解放，後方敵偽殘餘擾亂，在這時，在肅清敵偽殘餘土匪中，加強與擴大了人民的力量，建立了根據地；後一時期，人民喘過了一口氣，反動派沒得到什麼結果，士氣向下低落，但更進一步向東北進攻，人民組織起來，展開了